

大时代里的小镇传奇

读哲贵《金乡》

◎周洋

相较于宏大叙事的历史书籍，笔者更愿意去读那些关注时代大潮中小人物命运的书。看他们的人生选择、喜乐悲欢，常能唤起内心深处

的共鸣，可以说，读他们的故事，其实就是在阅读自己。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温州作家哲贵在蹲点苍南县金乡镇两年之后，写出长篇虚构作品《金乡》，我当然不愿错过，很快通读一遍，深感作者用情用心的书写，真实再现了小镇金乡四十年来的人事变迁，其中传递出来的深层内涵，值得反复回味和体悟。

在当代作家中，哲贵的创作称得上独具慧眼，他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富人群体的生活方式以及精神世界，旨在探寻他们和这个时代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塑造出温州“信河街”上的富人群像，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先富群体脸谱化的刻板印象。有了此前积累的丰富经验，在选择金乡传奇的主人公时，他首先想到的便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商界能人，比如，以研制电动汽车名扬天下的叶文贵、有“中国包机第一人”美誉的王均瑶、徽章大王陈加枢、纵横房地产市场的“儒商”杨介生等等。在哲贵看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近四十年金乡的成就”，同时，他也不无深刻地指出，金乡的不足之处也在他们身上展露无遗。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些成功人士脱颖而出的制胜法宝，或许也是制约他们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比如叶文贵，他身上那股敢闯敢试敢冒尖的冲劲，使他在黑龙江当知青时就

依靠办工厂积攒了“第一桶金”8万多元，然而他的悲剧也正在于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冒尖意识，他在1990年凭借一己之力造出了当时第一台电动汽车，可是在燃油动力汽车大行其道的年月里，电动汽车只能锁在车库里任其锈迹斑斑直至报废。对此，哲贵写下这样的感慨：“时间可以掩盖一切，却无法抹去这段距离，这或许便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更是这个时代与叶文贵之间的距离。”毋庸讳言，这些驰骋商界的时代骄子在小镇金乡是居于金字塔顶端的上流人物。但在哲贵眼中，这还只是金乡硬币的其中一面。他要用手中的笔描绘出一个完整的金乡，就必须面对那些凡俗生活中的普通人，写出他们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或许，那里才有金乡真正的根与魂。书中《税务官陈彦柏坚定而温暖的小理想》就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动。陈彦柏是小镇税务局的一名普通职员，每天过着朝九晚五一成不变的生活，眼看着亲弟弟在广州开公司一年产值两个亿，他却不为所动，满足于下班后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喝啤酒吃海鲜的生活。虽说一直把经商能人叶文贵视作偶像，但他坦陈自己没有主动离开体制的勇气，只想安安静静地留在体制内领一份薪水直到光荣退休。他承认这是性格使然，再者拥有一定的身份，可以使他在“社会上不被故意刁难”。这番话说得诚恳却又略带伤感。在哲贵笔下，陈彦柏豪爽仗义且公私分明，愿为朋友两肋插刀，但从不会拿手中的权力做交易。他在一次醉酒后向哲贵吐露心声：“我只想做一个金乡人，做一个金乡小人物，有经济保障、过温暖日子的金乡人。”这又何尝不是很多普通人的心愿呢？各美其美才能美美与共，这样的小确幸值得尊敬。

面对金乡这座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江南古镇，哲贵由一个观察者、书写者慢慢融入其中成为深爱着金乡这块土地的朝圣者、“布道者”。从城隍庙到护城河，从特色小吃到传唱的童谣，作者试图从这些风俗人情中发现一种蕴藏于民间的信仰的力量，从而找到那把解开金乡性格密码的钥匙。他由稳固厚重的金乡古城墙，联想到两类截然不同的金乡人，一类渴望冲出城墙，去闯荡外面的世界；另一类安分守己，拥有极强的故土情结。是离城出击还是恋城固守？这本无可厚非。无论作出何种选择，秉持成熟理性的态度或许才是最重要的。诚如哲贵在书中所言：“有形的城墙被拆掉了，无形的城墙依然完好地保存在金乡人的血液里和思维里。如果每个金乡人的血液和思维里都保存着一座城墙，那么，每一个金乡人便拥有一份固守家园的淡定和拥抱世界的勇气。”



我写任溶溶的儿童译著

◎韦泱

多年前，我就想以书话的形式写一本书，书名早想好了，就叫《任溶溶这样开始翻译》。可是，因为是上班族，杂事缠身，分身无术。我挂甲退休后喜不待言，想做的事情可以着手做了。这本书，就是我要做的头一桩要紧事。

从小，我就喜欢看任溶溶先生的书，尤其是他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那时大概读小学三四年级，年幼的我当然不认识大名鼎鼎的翻译家，但这不妨碍我认认真真读他的书。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他的书，比如童话译著《猎人讲的故事》、童话创作《没头脑和不高兴》，课余时间我都看得津津有味。有时还情不自禁、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起来，弄得同学们受我感染，也把头凑过来，好像书里有什么“西洋镜”似的。那时还没有“粉丝”一说，喜欢就是喜欢。

二十多年前，我已人到中年，忽然开始热衷于地摊淘书。虽然专找现代文学的旧书旧刊，但常常与任溶溶先生的儿童题材书籍不期而遇。也许他的书读者广，印得多，那时是不难找到的。现在要觅一本他的旧书，可

就不那么容易得手了。他的童书封面可爱而漂亮，是吸引我眼球的理由之一。我就一本一本把它们淘了回来，藏在书柜秘不示人。

后来，我在写作现代文学书话时想到，我国许多著名作家其实都译过外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如鲁迅译的《表》、赵元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这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也是现代中文翻译史的重要一脉哪，我也得抓紧，不能放弃淘觅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版本，并作为自己深入研究的一种可能。日复一日，积少成多。一天，在家整理旧书，竟找出几十种任溶溶先生的旧译，铺在书桌上，花花绿绿的一大堆。我好生欢喜，就萌生了写书的想法。我想静下心来一本本重读这些旧译，然后一本本写写这些书。写书中的有趣故事，写书中的精美插图，写书的原作者和出版掌故，也写任溶溶翻译这些作品的甘苦等。总之，轻松而又好玩地说说这些已过了许多年的珍贵旧籍。

我的选择范围是任溶溶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开始翻译起，一直到五十年代末为止。在我的眼里，这段时期出版的书现在可称为旧书，因为时光已漫过半个多世纪了。从时间上来说，经过岁月的沉淀，书页已然泛黄，甚至变脆，不堪翻动，但它们没有随着时间的飘逝而过时。相反，这些书常常被读者所怀念，而且时间愈久，念想愈甚。从文学

角度上说，任溶溶像一位长跑运动员，其儿童文学翻译持续了七十多年，出版译作数量之大、质量之优，在我国翻译界是独树一帜、无人比肩的。从四十年代末他以自办的朝花出版社名义出版《华·狄斯耐作品选集》的六种单行本算起，先后问世的有七八十种之多。这些作品，经过动荡十年的空白期后，到目前为止，还在被各家出版社不断再版重印，并且印数巨大。这不能不说他的作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读者的考验。

由此，我选择五十种任溶溶先生的早期外国儿童文学译著，开始按照每本书的出版年份写作这本书话集。这是为了重温那些年我的阅读过往，也是为了留下这些书的出版记忆。每一篇书话文章，配一幅原版本的封面书影。我想争取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当年这些书出版的初始状况，它们的精彩内容、版本变迁、作者、译者以及画家和装帧者，借此增加我对旧书的怀想之情，也借以了解这些书的前世今生。

幸运的是，我的这些想法获得了任溶溶前辈和他的公子任荣炼先生的肯定，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与关照，有的版本还是他们从家里找出并提供的。

出生于1923年的任老先生已97岁了。如此高龄，他仍每天在呼吸极度不畅的状况下戴着氧气面罩，笔耕不辍，长文短章不时见诸报端。每见之，我都感慨不已，视为自己学习的楷模。

最后，我以这册薄薄的小书，祝愿任老晚年生活愉快。（本文为《任溶溶这样开始翻译》后记，浙江少儿社2020年5月出版）

当代人的情感迷惘与危机

——《吟游诗人咖啡馆》读札

◎傅兴文

读《吟游诗人咖啡馆》时，我仿佛跟着一个导游在他的情感与精神世界里梭游。这位导游的心思极为细腻，善于捕捉情绪和思绪的细微之变，而他的语言和表达能力又是那么精妙，并且在感性的文学语言里穿插着诸多对人生、艺术与世界的理性哲思。不知不觉中，我被一路吸引着，沉浸于几个主人公尤其是男主角萧朗的思绪与感怀之间。但是，读到最后，却感到一股莫大的失落，仿佛突然间从高空坠落，整个身心无根触地悬在空中，处于失重状态。

这种状态持续了多天。一部小说何以让人至此？王斌的这部最新长篇是一部后现代小说，跟传统小说不同，它不是为了讲一个故事，也不是为了描述一个人的命运遭遇，而是一部几乎可以说没有故事的小说。因此，这让我于潜意识中以为将会读到一段有始有终的精彩故事的隐秘期待有所落空，难免产生一种失落。

这只是表层的失落，更深的失落是情感与精神的失落——这也正是这部小说以沉默无语的方式所揭示的一个真相：作为当代人，我们难以避免地陷于情感迷惘、困境与危机之中，也就是情感的失重状态，无法挣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吟游诗人咖啡馆》给人的阅读体验与其主旨恰恰是一致的，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在阅读这部表面上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也波澜不惊，却引人入胜，代入感很强的小说的过程中，我们与几位主人公一起度过了一段看似平静、实则内心动荡的生活，那种生活其实就是我们曾经经历、正在经历，并将继续经历的生存在状态：我们戴着平静的面具，走在平静的生活里，内心却在困惑，在漂泊，在挣扎，在呼喊，在追寻，在等待……

小说主要以经过驯化的、较为严谨规整的意识流手法写成，几个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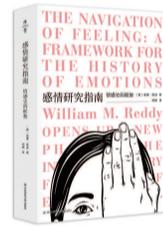
公的生活和思绪交替进行，既彼此独立，又有所勾连。作品给人如梦似幻、虚实交织的感觉，原意是这部小说借鉴了法国哲学家拉康的“镜像理论”，营造了多重镜像，其中一重是主人公萧朗与其笔下的同名主人公形成的镜像，第二重是书中部分情节与萧朗创作的小说在文本上有所重叠造成的镜像。这两重镜像使得读者如同置身于安装了多个镜子的房间，一时难以分清哪是原像，哪是镜像。有时候，人生与艺术创作不是也会让人产生同样的恍惚之感吗？第三重镜像则由作者与本书主人公萧朗所构成。他们都是为了理想，从影视圈退隐。主人公萧朗的思考与感受，尤其是书中随处可见的对人生、文学、艺术、电影、情感等问题的哲思，大都可以视为王斌的思想投影。比如，他借萧朗之口表达人生与写作的意义和原则：“大多数人一辈子活在被选择的境遇中，而我要选择的，是主动的境遇可以由自己掌控的人生……我只需要服从我内心的最高原则——真实、坦诚、自由，忠实于心灵的所思所感……”萧朗在艺术追求方面实现了自由，但他的情感世界并不自由，因为艺术只需为自己负责，而感情则是至少两个人之间的事，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且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那要比纯粹的艺术复杂得多。

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王斌像米兰·昆德拉一样，写小说的目的不是为了讲故事，而是为了表达对于人生与世界的思考。这部小说就是王斌探索当代人情感之谜的哲思之作，可以说，其真正的主人公并非书中那几个人物，而是我们的人生与情感状态，是我们的情绪与思绪，是我们的内心世界。

在阅读过程中，无论是作家王斌，还是小说主人公萧朗，都让我想到一个人，葡萄牙著名作家、诗人佩索阿，他们都像佩索阿一样堪称吟游诗人，在表面平静而内里汹涌的生活海洋中，敏锐而深刻地感受、观察、思索、表达……

新书速递

《感情研究指南》



一个人内心的情感体验是某种关系的体现。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阶层的情感表达，都无法忽视社会情感准则的教化训练。《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这本书作为情感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提出了情感表达、情感体制、情感导航、情感自由、情感痛苦等理论，并以“情感主义”为切入点，研究启蒙时代及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情感表达方式的变化及其意义。沙龙、共济会、咖啡馆等情感避难所的出现，是人们避免情感痛苦、追求情感自由的表现。人们在日记、通信、演讲中表露出对情感自由的向往，报刊以及私人发行的小册子也在这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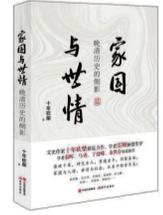
作者雷迪在书中清晰勾勒出情感与认知、情感与理性、情感表达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硬邦邦”的“理性”材料之外，强调“情感有自身的历史”，使情感成为历史学的合理研究内容，为情感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遗产》



善于以长篇小说编织人性史诗的菲利普·罗斯在1991年出版了一部纪实作品——《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视线凝聚的焦点不再是广阔的社会、宏大的命题，而是罗斯刚刚去世的父亲，一个平凡、卑微的犹太老头。临终前的日子，他的一生像一条浸透了琐碎碎事的河，在他和他的作家儿子眼前，半明半灭地流过。父子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既亲密又陌生，既血肉相连又渐行渐远。当亲人的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所有的思索与拷问，所有的惶恐与悲伤，都逼得人透不过气来——哪怕这个人，是以冷峻著称的菲利普·罗斯。

《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



本书在晚清大历史的框架下从家国与世情两个维度入手，呈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刘坤一等众多文臣武将的诸多历史细节，并从他们身边的朋友、幕僚等延伸开去看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深入探究家国与世情之于历史的影响和作用力，深度解析晚清王朝的命运以及个人命运的历史真相。

本书既书写了晚清名臣曾、左、李等，也书写了诸多晚清历史重要时刻的“另类人物”如毓贤、连文冲、耆英等。这些人或多或少具有家国情怀，但他们无力挽救王朝衰亡的局面，有些人内心充盈的道义优越感，却反而害了家与国。作者以历史人物的人际交往为着眼点，细微观察和客观审视历史上的那些人、那些事，借一个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尽量“还原”晚清王朝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历史路径，解锁了大清王朝终结的根源和迷雾。